

岡察爾短篇小說集



新文藝出版社

岡察爾短篇小說集

顧 用 中 譯

~~03522~~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 海

小 說

岡察爾短篇小說集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Избранное"

原 著 者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翻 譯 者 顧 用 中

《本書根據莫斯科國家文藝出版局一九五二年版本譯出》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上海印刷廠印刷

烈軍屬裝訂廠裝訂

*

書號 (541) [VI III 17] 本書 1245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36000 冊

定價 7.9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岡察爾短篇小說：急漲、鄰人、信號台、閃光、永遠是兵士、向日葵、途中、百靈鳥、莫特留·卡明、巴拉敦湖上、伊隆卡、羣山在歌唱十二篇。

主要內容敘述蘇維埃普通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所表現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敘述蘇聯的和平建設怎樣與蘇聯人民血肉相關，以及在蘇維埃社會中，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崇高理想和忘我的勞動熱情，怎樣消滅人們舊的思想感情的殘餘。



岡 察 爾

關於作者

亞歷山大·德雷梯葉維契·岡察爾(Александр Терентьевич Гончар)在一九一八年生於坡爾塔瓦的蘇赫村。讀畢七年制學校以後，在一九三三年開始在區報紙的編輯部工作，後又被派往哈爾科夫的烏克蘭H·奧斯特羅夫斯基新聞專科學校學習。一九三七年在新聞專科學校畢業以後，他就在哈爾科夫的省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列寧的年青一代(Ленинская Смена)工作。一九三八年秋，他又進了哈爾科夫國家大學的語言學系。

一九四一年七月亞歷山大·岡察爾離開大學三年級的講堂參加了志願軍，投入戰鬪前線。連續在西南戰線軍，烏克蘭第二方面軍和近衛團的迫擊砲連等部隊中作過戰。他負過多次傷。由於他在執行戰鬪任務中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曾獲得了紅旗

勳章，三等光榮章和三個「勇敢」獎章。

一九四五年底上士亞歷山大·岡察爾復員以後，就進了第聶伯爾彼得洛夫斯基國家大學，一九四六年春在該校畢業。同時他開始了寫作他的長篇旗手，一九四六年發表了旗手的第一部阿爾卑斯，一九四七年發表了第二部藍色多瑙河，一九四八年發表了第三部黃金布拉格。旗手的第一、第二部阿爾卑斯和藍色多瑙河發表以後，即獲得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二等獎。黃金布拉格（旗手的第三部）也獲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二等獎。

岡察爾的短篇如：莫特留·卡明、永遠是兵士、摩拉瓦河對岸的春天、羣山在歌唱……等也和他的長篇同一主題——描寫蘇維埃人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忠誠，以及他們爲爭取全人類解脫奴役、剷削制度和民族壓迫，和爭取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獲得勝利的忘我鬭爭。

目次

關於作者

急灘	一
鄰人	一七
信號台	四
閃光	五
永遠是兵士	六
向日葵	八
途中	二七

百靈鳥·····	一三九
莫特留·卡明·····	一七七
巴拉敦湖上·····	一九四
伊隆卡·····	二三三
羣山在歌唱·····	二五二

急 灘

汽船在第聶伯爾河上行駛着。柔和的微風迎着它帶來了大河底淡味的涼氣和遠處草原底稀薄的芳香。

天很快的亮了。甲板上的旅客都紛紛動了起來。最早醒來的是兩個老頭兒，他們在隔晚天一黑，就背倚着背坐在輪船底溫暖的冒着煙的煙突旁，大聲地打鼾。全班擠睡在甲板中央的軍曹們習慣地開始摺疊好自己的外套。姑娘們坐在板凳上敷粉，一面悄悄地瞧着小鏡，高興地回答着坐在翻轉的空筐上的那個健壯的已經上了年紀的集體農莊女莊員的問話。在女莊員的近旁還有幾個女人擠在這些筐子之間甜蜜地打着瞌睡。

『你們大概是去休假的嗎？』女莊員望了一眼姑娘們，帶着掩不住的興趣，溫和

地打聽她們。

一個姑娘微微地吁了口氣。

『不，大嬸……我們已拿到了委任書。我們是去當教師的。』

『原來是……女教師……我還把你們當是大學生呢。上星期裏來來往往的儘是些大學生。念書的人這麼多！一瞧這光景，心就樂了起來。』

女莊員從容的立起身來，撩起了圍裙，振抖了幾下，她站直了身子——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

她打了個長長的呵欠，瞧了瞧發紅的東方。然後她小心地跨過了她的睡着的旅伴底脚，擠了出來向姑娘們走近。她和藹而安詳的立停了，像是母親站在一羣女兒中間，穿着新的綠色的短褂，扣着鈕，雪白的頭巾勻整地圍着她底黝黑的風塵僕僕滿佈皺紋的臉。

『我是上省去開會討論流水操作法的。我已經做了三個年頭的養牛場場長啦——女莊員沉着地微笑了一下。——戰前我是個搾乳女工，可是現在我當了場長。』

大家說我精通業務了。星期二那天我離了家，啊，多氣悶，好像出門了一個月。在碼頭碰上了我們那些自己人，——女莊員示意地望了望睡在筐子間的那幾個女人，——我問她們：我們的仔牛在那兒怎樣啦？大家笑了起來，她們把黃杏從集體農莊運到了市集上，我們可以弄筆錢買個艇子……這兒可以坐嗎？」

女莊員不拘禮地推開了姑娘的手提箱，在板凳的邊緣上坐了下來。

東方已是通紅。晴空似乎迎着汽船。潔淨的空氣裏充滿了澀味的朝爽。在河中央清明的安靜的河道上，有幾處閃現着看守水路標的工人們底輕舟，他們熄滅了黯淡的，已是幾乎看不出來的信號燈。

「這兒的第聶泊爾河多寬！」一個活潑的臉色白哲的肩膀尖削的姑娘歡呼了起來，——「晚上我們睡覺的時候，兩岸還是靠得近近的！怎麼一下子讓了開來似的……」

「多麼寬闊啊！」另一個姑娘附和着她，「看得多遠啊！……」

「寬廣，遼闊，真是一望無際！」

『我們現在在列寧湖上航行，』女莊員解釋說，『快到急灘了。』

『急灘？』姑娘們更緊地圍住了她們的旅伴，激動地輕信地直望着女莊員，『大爺，這多有趣！當真是那些急灘嗎？』

『正就是那些急灘……就在這兒起頭的。』

姑娘們一下子莊穆地靜了下來。她們似乎在她們的耳邊飄起了古老的浪漫氣息的讚歌。第聶泊爾河的急灘啊！它們在這兒一帶已被沉在底裏，給高漲的河水淹沒了。

『大爺，以前急灘露出的時候……您看見過急灘沒有？』

『看够了，』女莊員立即顯得陰鬱地回答說，『還是別叫我想起來吧。』

『您爲什麼提到急灘要這麼……反感呢？』

女莊員沉默了一下。胸前叉着手，把雙足屈在板凳下，換了一個比較舒適的坐姿。

『我看，你們不是本地人吧？』

姑娘們回答說，她們在這一帶航行確實還是第一次。

『原來這樣……我可在這裏長大，像岸邊的鷗鳥那樣的在這些石塊中間長大起來。三十年說不定還久一些，除了急灘以外我什麼也沒見過。』

女莊員沉思着。

太陽已上升了。第聶泊爾的河水眩目地閃爍着，好似滿披大量露水的闊葉草的草地，在無邊際地放着光。遠處的峭岸在河面上投下了橄欖樹的樹影。

『你們上過學，你們處處有道路，』女莊員用了平勻的安靜的聲音談了起來，『可是在你們這年紀，除了自己的家屋附近，就什麼地方都沒有到過。我好像關閉在籠子裏那麼地生活過來。而且還不是我一個人這樣生活……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給蒙住了眼生活過來的。』

『我們住的那個村子在兩個急灘中間，——一邊是洛漢斯基灘，一邊是士伏聶基灘。有時候你上岸邊去，望望左邊村子的下首，——這一個灘白浪在發光；望望村子的上首——另一個灘波濤在翻滾。你說那個急灘兇狠吧，可是這個還要怕人，落了

它的手——就不放過你，這些急灘在過去剝削制度的時候，像一個古堡把我們給世界隔絕了。那兒談得上什麼唸書！祇有一條路可走——上富農和外國地主那兒去當短工。

『我的丈夫也是本地第聶泊爾河人，跟他的同夥在第聶泊爾河上領港。他給人家領木筏，從上游下來要過十個急灘。就是那些急灘送了他窮漢的命……唉，幹這種活簡直是危險怕人！有些人真受不住。有時候，他們一駛近急灘，就彼此作最後的道別，劃十字，然後用索子彼此縛在一起，聽憑木筏急速地駛向下邊叫號着的深淵中去。有幾根木材插在石上，給撞得四散地飛上半空。這時我們女人們站在岸上。我忘了所以地站着。因為你不知道，這事能平安過去呢，還是大浪把你頭顱撞得粉碎的丈夫衝上岸來。』

『這一回可輪到我丈夫啦。有一天傍晚，下游的水浪帶來了我的斯維里東，把他沖上了岸……完了，料理後事吧！於是孩子們回家做了孤兒，我做了寡婦。』

『這事情以後，有時候急灘的喧聲一起，我就心神不安起來。它好像把我的心活

活地拉出來似的。可是該說，這些急灘也不是一直在鬧着的，祇有在雨天，和壞天氣的日子才鬧。它對於我們村子好像一個晴雨表。好天氣的時候，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要是村前村後聲音嗚嗚地一起，——那明天就準有倒霉的事：大風大雨或是下雹子……一聽了那聲音，我就不知該什麼做好。可是它到處找着你，要撕裂你的心的，叫你忘不了你的丈夫……

『我的大兒子長大了，他硬要去當領港。

『我不放他去。我說，急灘已把我們一個奪去了，够啦。還是上奧薩烏林柯那兒去當雇工吧，去替他賣命，替他收滿倉的穀子，雖說，那兒的苦處，也差不了多少。這個奧薩烏林柯是以前我們這兒的富農。養了滿院子的狗，馬匹都是精壯力大的。星期天他就街上疾馳，對誰也不打招呼，也不望一眼。碰上他，就得趕快轉身讓路，要不然就得給馬匹踩死。最好的田地和肥沃的坡地都給他佔了。要是誰家的母雞跑進了他的田界，他就把牠宰了。他不管人家訴苦，也不管人家下淚，他說：「我頭頂上就是我的——天。」

『我打發了我兒子上他那兒。我兒子在那裏彎腰屈背跟他做活，一直到我們農業集體化時候才出了頭。那時候我們才真的鬆了口氣！奧薩烏林柯給攆出了村子。到哪兒去牧白熊了。』

『我的兒子不久也打算上第聶泊爾水力發電站去做工。這時候我們所有第聶泊爾沿岸的村子裏的青年都上那兒去。我的兒子說：「我要走啦，媽媽！我們要埋葬掉這些急灘，我們要使這兒四周都有電燈。」雖是我十分相信他的話，我也不反對他。我想，要埋葬這些幾輩子橫在第聶泊爾河裏的闖禍的大東西，那怎麼行？這就是我過去沒文化才說出這話呢。』——那個領港底老婆不意地微笑了一下。

『……第聶泊爾水力發電站的建築工程不斷進行着。有許多村子已經移居到離岸較遠的草原上去。我們因為在高地上，沒有動我們搬家。有一天，已經在春天的大水以後，我們一看——河水驕地漲了起來！彷彿是第二次的春天來了。起先是伸展在我們村子沿邊底下的那片奧薩烏林柯底草地給淹沒了，後來是那些急灘漸漸小了起來，那塊突出在河中央對着我們窗子的大石也給淹了下去。那塊大石我們一向稱